

寸草春晖

给七十七岁的母亲理发,于我,是头一遭。

小区停电停水,我被迫来到了相隔不远的父母家。母亲端坐在客厅椅子上,瘦小的身形掩在一团橘色的阴影中,认真地看着电视里的谍战片。

“啪!”母亲起身打开了所有的灯,我的突然造访让母亲有点欣喜。她看着我,扫两眼电视,叹了口气。发现我注意到她,笑了笑,“帮我把前面的头发剪一剪,挡眼睛了。”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母亲在我们面前说话没有了往日命令的口吻,语气柔弱,小心翼翼,生怕被碰钉子似的。从橱柜里拿出梳子、剪刀,扯了一块布当围布,准备给母亲理发。这对于几近五十岁的我来说,还是第一次。

我左手持梳子,右手拿剪刀,围着母亲转了一圈,不知如何下手这第一剪。灯光下,母亲满头的白发有点眩目,脖颈处头发不规则,密集、翘曲,脑袋顶上稀疏、绵软。看着满头白发的母亲,我怔了怔,似乎看到了时光在她身上留下的深深印痕。

凌晨,大地一片黛青,一弯残月香蕉似的挂在树梢上。母亲矫健的身影在前面,肩上挑着刚从秧田里拔出一捆捆秧苗,腰身

帮母亲理发

□梅小娟

一闪一闪,两条麻花辫用手绢随意地绑在一起,在身后有节奏地摆动,如随时准备起飞的鸽子。这是年轻时的母亲,一个没有多少文化,普普通通的,整日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农村妇女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,我刚刚记事,家家分田到户,此时的父亲在遥远的陕西支援国家三线建设,据说那里是重重叠叠的大山。父亲的身影是模糊的,几年一次的探亲,刚刚由陌生变成熟悉,就要又分别。家里没有了男劳动力,我们兄妹尚小,家里就苦了母亲。她个子小,手脚麻利,锄地、收割这些农活根本不在话下,肩挑背扛的体力活做起来就比较吃力。看着母亲原本乌黑的头发一日日失去光泽,变得毛糙,甚至灰白,我很心疼,每天放学回来,帮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

半夜一觉醒来,母亲凌乱着头发,坐在灯影下,把前一年缝的棉裤拆开,重新絮棉花……“妈,快睡吧。明天去秧田叫我,我脚小,在水田里干活不顺手。”

母亲笑笑说,“行!把草除掉,就没有

了干活方便,母亲剪掉了齐腰长发,变成了后来几十年一成不变的齐耳短发。迎着朝霞,微风吹拂着母亲的短发,如同镶着一层金光……

我们长大,相继有了自己的小家。母亲又把自己变成了一只陀螺,围着孙辈们转,带完大的看小的,这个刚送进去学校,一会儿又要把小的从幼儿园接回,不得消停。如今,侄子也走进了大学,没人需要的母亲终于安静下来,可一并弯下的还有母亲略微俯下的身姿,以及霜染的鬓发。

手中的剪刀落下,母亲的头发开始闪亮,灯光照在母亲洁白的发丝上,银光闪烁,有点刺眼。根根白发,见证了母亲操劳的一生。母亲的白发继续在我手硬的剪刀下飘落,看着这些白发,鼻子不由得发酸。

屏气凝神,一点点,剪去那些长头发。细碎的发碴落在母亲皱纹横生的脸上,我用纸巾轻轻拂拭,原本红润的脸庞,现在已经没有了光泽,两鬓爬满了褐色的老年斑。时光就这样把一个曾经走路带风,吃饭风卷残云的母亲,变成现在颤巍巍的模样。

洗头,吹干,我一直紧紧握着母亲的手,不想松开。余下的日子里,我要继续充当母亲的理发师,唯愿岁月的脚步慢些,再慢些,让我好好陪伴母亲,在叠加、沉淀、延伸中温暖时光。

每一一进入腊月,人们就像惊蛰的万物开始蠢蠢欲动。我以为蠢蠢欲动这个词并不是贬义词,它起码是一个中性词——春下面两个虫,岂不是象征着冬眠在地下万物醒过来,开始活动起来吗?

尽管腊月正处在北方一年正冷的寒冬,但大地微微暖气,地下开始热起来,且看敏感的迎春花开了,蜡梅花也开了,人类也开始活动起来了。

今年春来早,腊月二十五就立春了。虽然雨雪天气使回家道路阻且长,但据报道,今年春运全社会人员流动量已超过20亿人次,也就是说14亿中国人都动起来了。有的不仅是动一次,而且是动两次,不仅走亲,而且访友,不仅小家庭全家回老家与父母团聚,而且要带上媳妇孩子拜丈人。还有人利用春节长假去旅游过年,北方的人们常常去温暖如春的海南岛过年,南方的人们往往到东北看银装素裹的北国风光。

在朋友圈看到一段文字,把春节为何有如此魅力揭示得比较到位,不妨摘录如下。

春节的伟大之处,在于一个国家能不分天寒地冻与春暖花开的地域,居然这么自然、情愿、真心实意地加入如此重大的一次盛典,还是每年一次,从不间断,它的凝聚力到底在哪里呢?这就是家庭中亲情的力量,让中国人能够自觉地遵循着人伦的大道,它大于宗教,大于金钱,不管家在穷乡僻壤,还是在灯红酒绿的都市,都要千里迢迢、跋山涉水往家奔,谁也阻挡不住中国人回家过年的脚步。

习俗的认同,是生活状态的一致性体现,长久生活状态的融合,势必形成共同的集体人格,从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。这个文化的主脉,就是以家为核心衍生出的亲情之线。

有人曾经担忧过域外的圣诞节、情人节之类的节日,会淡化中国人对自己传统节日的固守。可当人们在春运的当口,站在车站、码头、机场看着那些赶着回家的人流,你就知道,心之所向,是怎样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。就算把全世界的节日都写在日历上,也撼动了中国人对中国春节的向往。一个融化在文化基因中的传统节日,对这个民族有如此强大的整合能力,多么令人惊叹。我们的春节,是我们对文化的认同、是对文化的自信,是文化自觉汇聚起的民俗、民心、民意。我们的春节是全世界华人热爱生活、看重亲情的最好体现。

伟大的民族必然诞生伟大的文化,伟大的文化必将凝聚伟大的民族。伟大不是吹出来的,是庞大的族群,经过几千年的磨难锤炼而植根血脉的认同,这就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。

春节期间人口流动如此庞大,最忙的无疑是运输部门,尤其是被称之为“铁老大”的铁路部门。由于南方的冰冻天气致使铁轨和电线结冰,为了保障铁路运输畅通,铁路维护人员想方设法清除铁轨和电线上的冰雪,公路运输部门也在打扫清除公路上的冰雪,十分辛苦。春节期间忙碌的还有快递员,虽然天寒地冻,但腊月期间的工作量无疑是一年四季里最大的,他们顶风冒雪,把四面八方快递的物品礼品及时送达,值得人们为他们点赞。

春节期间,最高兴的是孩子们尤其是留守儿童。尽管平日常物质生活已达小康,可谓丰衣足食,但孩子们盼望已久的还是一年一度的春节,春节给大人老人拜年,会得到压岁钱或令人惊喜的礼品。留守儿童眼巴巴望着在外打工的父母就会回到身边,以慰藉最为缺乏的亲情,这亲情胜过任何红包或礼品。

春节期间,最欣慰的是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。一年四季,孩子们忙于工作和生计,很少回家探亲,不缺吃少穿的老人缺乏的是精神上的慰问,而春节是与儿女孙辈们团圆的日子,也是亲情慰藉心灵的佳节。早在1999年国际老年人年,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“积极老龄化”的观点,即通过倡导积极老龄化,最大限度地增加健康、参与和保障的机会,以实现尽可能延长人类健康预期寿命,提高老年期生活质量的目标。是到了为空巢老人提供生活照料、心理抚慰、应急救援、健康保健、法律援助等服务的时候了,因为他们正面对或遭受心理危机的困扰。而春节,是缓解老人心理危机的良宵佳节。

孟郊《游子吟》: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”但愿儿女们常回家看看。祝愿人间四季如春,四季如春节!

春节的魅力

□王新民

飘在故乡的雪

□王喆

更迭的四季里,风光各有不同。有人爱春的萌动与生机;有人爱夏的缤纷与灿烂;有人爱秋的收获与丰盈;而我,独爱冬的厚重与恬静。

今年冬天,我远离家乡来到重庆轮岗。习惯了关中平原生活的陕西娃,有机会在山城度过一段难得的学习工作时光,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憧憬。前几日,老家下雪了,朋友圈被雪景刷屏,勾起我的思乡之情。加之年关将近,归家的心情越发强烈,那如诗如画的雪景,将我的思绪带回了千里之外的陕西。

故乡的第一场雪像初次约会的姑娘,怯生生的,带几分羞涩,悄悄地在大地接触。它轻吻着街道、屋舍与门楣,飘飘洒洒中或捎带着一些雨滴,大多落下就融化了。它不似雨的冰凉、急促,只是默默从天而降,又静静与万物融合。头两场雪过后,只有背坡山坳处或许能存下几片白,有了雪的点缀,高山低谷变得墨色斑驳。房檐瓦楞消融的白雪凝结成一条条下挂的冰锥,晶莹剔透。光秃秃的树杈也被包裹了冰衣,像镀了水晶般的皮肤,在阳光下照射下熠熠生辉。

进入深冬后,有时会毫无征兆地下一夜大雪。近看,屋脊厚了,像铺了一层厚厚的棉花。房前屋后的树也穿上了棉衣,有些细柔的枝条已被压弯了腰身。觅食的小鸟偶尔飞过,抖落的雪花把它们吓得四处飞逃,只留下摇曳的枝条。街道巷路都蓬松起来,如同羽毛拥裹着,一脚踩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,让人忘记了严寒。

我喜欢雪,只有飘雪的日子,才能带来冬天该有的样子和颜色。若说“玉色乾坤无一痕,暮寒惨惨入千门”带着几分悲凉,那么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则会带来无限的温馨想象。怀念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盛大场面,那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落在山间、地头和无边旷野,远处的山脉也变得扑朔迷离。一场雪可以唤醒内心的柔软,也会让人忘记烦恼,沉醉在茫茫世界中。一棵棵翠绿松针在风雪中伫立,不动声色地彰显着“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”的傲骨,令人肃然起敬。

当雪停了,或者下得小一些,便会有孩童迫不及待地跑出家门,打破这宁静的世界。那五颜六色的棉袄像银色大地上绽放的花朵。调皮的孩子们摇落树枝上的积雪,他们追逐着,捧起地上的雪挥洒着,开始毫无阵地拿起雪球追打,在松软的雪地上翻滚、跌倒、爬起……欢快的笑声让寂寞的冬意瞬间热闹起来,欢腾起来。等大家玩得疲惫了,会换另一种方式,砌雪堡、堆雪人、滑雪犁……有的雪人会为我们站一冬天的岗,直到春风悄悄吹过,才会慢慢消融。

故乡的雪有温暖美好的回忆,承载着无数游子的无尽乡愁。无论离家多远,一场大雪就能让人瞬间回到故乡,回到童年。



百家姓

老李的幸福年

□杨可萍

有早饭”,便匆匆地出门了。媳妇翻白眼,心想着“吹吧你就,真把我当碎娃哄了呢?不想吃我做的饭了就直接,净编瞎话。”

周末休息,媳妇做了一桌丰盛的菜,有红烧牛腩、蒜蓉扇贝、油焖大虾……结果老李吃了两口便放下筷子,“这还没我们单位灶上做的好吃。”

媳妇“啪”地一下把筷子拍在桌上,“爱吃不吃”。老李嘟囔着:“还不让人说实话了。”可一看媳妇那“怒发冲冠”的样子,老李识趣地闭了嘴。

好歹吃完了饭,媳妇说马上过年了,该置办的年货得办了。可老李坐在沙发上,只顾划拉着手机,嗯了一声,便不置可否。

媳妇压抑着情绪说:“老李,你最近啥意思啊?”老李莫名其妙地看着媳妇说:“没啥意思啊?单位发年货。”

“发年货?”

“是啊,今年咱们啥都不用买了,安安生生等过年就行了。”

媳妇生气地把抹布一扔道:“你就把我当傻子骗吧,菜啊肉啊干果糖果的,单位都能给你发全了?”

老李跳起二郎腿,优哉游哉道:“哎,你还真别别,就是样样都有。”媳妇咬牙切齿地说:

团圆便是年味

□张妮

日祭灶的时候。关于祭灶的仪式,流传到现在已经逐渐消失了,但是这一天作为一年一度的“大扫除日”却被保留了下来。擦玻璃,收拾屋子,用新泥抹灶火……用干净和松快迎接新的一年。

腊月二十三曰一过,村里便真正开启了忙年模式,赶大集、买年货,街道两边摆满了销售年货的摊贩,各类糖果干货、水果生鲜,各色灯笼对联让人应接不暇。人们三五成群不时在摊前驻足,提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。

等到年三十的时候,一切早已准备妥当,祭祖便成为头等大事。在村里面德高望重的长辈带领下,按照长幼次序去祖先坟头烧纸、磕头。这时长辈们会向小辈讲述祖先的事迹,以此传承一个家族的文化精神。祭祖凝聚着的是生命的接续传承,更是一种无法逾越的乡愁,传承下来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密码。



待到年夜饭摆上桌,新年的钟声敲响,才算真正告别旧年,人们在喜悦和欢呼声中拥抱新一年的来临。

山河辽阔,烟火人间。年味不仅仅是味道,更是传承和寄托,不仅仅是美食,更重要的是团圆。

返回的路上,老爸郑重地对我说:“爸现在还能跑动,如果有一天爸跑不动了,或者是爸走在了刘老师的前面,你一定要代替爸每年春节来看望刘老师。这是爸唯一安排给你的一件事。”

“爸,我记下了!”我大声对老爸说:“我一定办到。”并在心里暗暗记住了这份叮囑。

我又连续十年和老爸去看望刘老师。有一年的初夏,老爸接到刘老师孩子打来的电话说刘老师过世了。老爸问清楚祭奠的具体时间,让我开车带他去祭拜。老爸整装、净手、拈香,眼含热泪祭拜完,刘老师的儿子对我说:“你爸从1968年参加工作至今,每年过年都来看望刘老师。连续看望了四十六年了……”我从刘老师儿子的语气里,听出了刘老师一家对老爸的感激和敬重。

我也从老爸对刘老师连续四十六年的拜望中懂得了:人必须知道感恩。人这一辈子,可能会认识许许多多、形形色色的人,但在关键时刻能给你提供帮助的人,并不会很多。如果有人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,一生的命运就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但像老爸这样几十年都坚持在春节看望对自己有恩的人,也不是很多。

老爸几十年春节看望刘老师的这份执着,让我在心里对老爸涌起了深深的敬佩之情……

人间真情

每到到年三十,我都会想起老爸带我去拜望他老师那件事。起初,我还是个孩子,老爸都要骑着他那辆珍藏的“宝马”——二八加重自行车,带我回岳桥老家,去东里花园(又称李靖故居)看望一位老人。

开始每次去,尚小的我不懂事,自己一个人在院子里玩。老爸和那位老人及老李的老伴坐在一起聊天。后来长大了,老爸在路上边走边蹬地蹬着自行车,一边给我说:“咱们去看望的刘老师叫刘建涛,是南郊中学原团委书记,爸1964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那会儿,家里拿不出40块钱的学费和路费。正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,刘老师得知消息,向南郊中学领导汇报请示,让我回到咱生产队开了个贫困证明,经大队和公社盖章交给,用团费给我解决了上学的费用。要不然爸就辍学回农村了,哪还会有现在的日子?刘老师对爸的大恩,爸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我听着听着,似乎明白了老爸这些年为什么每逢过年都要来看望刘老师。

又是一年大年三十,我和老爸准备好礼品,老爸又骑着那辆“宝马”到刘老师所在的东里花园去看望他。去了才被告知,老人已退休回到了他的老家东沟村。那个年月没有手

四十六载念师恩

□吴海鹰

还好着呀?”刘老师还没开口,师母就说:“你刘老师去年中风留下了后遗症。”刘老师忙说:“给师母说那啥?老了,谁能没个病痛?”

老爸把刘老师扶好坐下。刘老师就开口对我说:“你爸这几十年来,年年来看望我,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”老爸说:“刘老师,我来看望你是应该的,当年没有你的帮助,我哪能去北京上学?”刘老师说:“当年考上人大,的全陕西也没几个人。如果不让你去,太可惜了。你是团干部,我了解了你的家庭情况,才跟学校领导沟通帮扶你的……”

冬天扑面而来

□伍思涵

中午下班路上,雪花迎面而来,大片大片的,不是规则的六角形晶体,而是形态各异的多边形。雪花伴随着北风,融化在往来人群的脸上,迫不及待地冬天的讯息告知我们。

今年冬天,雪比往年都来得更晚,在这个陕西关中陕北、陕北最南的煤城小镇,是不太常见的事情。伴随着冬季气温的连年升高,许久不曾有这么大的雪落在这片黑金土地上。

寒风吹过积雪,形成层层雪浪。路边的树木被雪覆盖着,无数雪花飘落,带着童话世界的神奇与浪漫,让人欣喜若狂。下班路上,熙熙攘攘的人群在雪中追逐嬉戏,开心地迎接冬日的惊喜。小孩子在父母的陪伴下,用稚嫩的小手触碰眼前的冰雪世界。他们像一摇一摆的“小企鹅”,在妈妈的叮嘱下,将硕大的伞扛在肩上,遮住了大半身子。小小的身影奋力踩向雪地,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。我情不自禁地奔跑在雪浪之中,忘却了疲惫与忧愁,找回了内心深处的纯真与梦想,将世界装进了自己的口袋。

街道拐角,一只包裹严实的“小企鹅”牵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狗,坐在地上堆雪人。记得小时候,每逢下雪天,最令我兴奋的事情就是堆雪人。我和小伙伴们按照自己的想法给雪人加上眼睛、鼻子和嘴巴,将自己的围巾、帽子、手套给它们戴上,争先恐后地打扮着自己的雪人,让这些普通的雪球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灵魂,也赋予了我们创造的力量。长大的我,时常会伴随着压力与彷徨,然而在冬雪飘落的日子,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宁静和释然。

一阵清脆的笑声把我拉回到现实,当我回过神来,竟发觉自己的嘴角不知何时已然上扬,恍然明白原来不单是因为雪景动人,更是因为雪是大自然最美的馈赠,它点缀我们的生活,洗涤我们的灵魂。

雪在中华民族的诗篇中寄托着不同的情思,有时映照出一幅送别图,岑参在边疆的苍苍雪地里,写下对时局的依依不舍;有时映照出一幅赏梅图,王旭庭欣赏落雪后的梅花,写出怀才不遇的忧郁;有时映照出一幅欢聚图,黄裳在雪夜与友人相聚甚欢,写下内心欢愉。那些关于雪的记忆流淌千年,穿越时空依然令人心旷神怡,产生共鸣。

在黄陵桥山深处,久违的雪勾起了我的思绪,开启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情感交流,感谢这场大雪,温润了我的内心。